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 休闲文化与官兵全面发展

王 忠 朱少华 李书吾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 休闲文化与官兵全面发展

王 忠 朱少华 李书吾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休闲文化与官兵全面发展 / 王忠, 朱少华, 李书吾著. —上海: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5.7

ISBN 978-7-5100-9567-2

I. ①马… II. ①王… ②朱… ③李… III. ①闲暇社会学—影响—军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E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5823 号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休闲文化与官兵全面发展

著者 王忠 朱少华 李书吾

出版人 陆 敏

策划人 姜海涛

责任编辑 吴柯茜

装帧设计 车皓楠

责任校对 石佳达

出版发行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www.wpcsh.com.cn

地 址 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www.wpcsh.com

电 话 021-36357930

邮政编码 20008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开 本 890×1240 1/32

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59110729

印 张 7

字 数 180 000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00-9567-2/E·4

定 价 35.00 元

导 言

休闲,是一种极具历史厚度又充满浪漫意蕴的活动,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乃至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发展的成果。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

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说:“休闲和哲学的本质是相同的。”

美国学者杰弗瑞·戈比说:“休闲,从根本上说,是对生命之意义和快乐的探索。”

我国学者马惠娣则更明确地指出,休闲是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

休闲及其发展水平,对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意义,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极其深刻。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以及人类个体全面发展的角度看休闲,至少可以给予我们如下启示:

首先,休闲及其发展水平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尺度。“人猿相揖别,有几个石头磨过”。然而,劳动的出现及其创造,尽管是人类进化的根本标志,但正如毛泽东所说,那只是人类的“小儿时节”。人类要认识和把握必然王国,并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不仅需要劳动和创造,还需要休闲的发展。离开了休闲,人类进化的程度将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可以说,其进化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片面的。

其次,休闲及其发展水平是人类进化质量的重要尺度。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是当代社会人们的一种共识。同时,现代人普遍认为,人的生活内容及其质量,不仅仅是吃、穿、住、用、行及其满足水平,还应该而且必须包括人的精神生活及其层次水平。因此,休闲作为一种有益于个人身心健康发展的生活体验,对人的生活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离开了休闲,就谈不上人们的生活质量,或者说,没有休闲的生活,其质量是十分低劣的。

再次,休闲及其发展水平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尺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居于核心价值地位。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模式,正是一个“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要建构这样一个社会,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休闲生活的丰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无论是作为一种时间的休闲,作为一种活动的休闲,还是作为一种精神状态的休闲,都是人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休闲的发展水平,从一定程度上印证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水平。

尽管军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但军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军事生活需要休闲,军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休闲。在全军上下大力推进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热潮中,以马克思主义休闲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军事休闲文化以及休闲对于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对于促进官兵全面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提出和研究了本课题,力图通过理论与现实分析,构建我军休闲文化的新体系,揭示军队休闲文化与官兵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为繁荣发展军队休闲文化、促进官兵全面发展提供思路和对策指导。

本书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休闲文化与官兵全面发展研究”的终期成果。课题负责人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主任王忠副教授,成员有该院的朱少华、李书吾、王杰、黄丹、孙勇、魏延秋、代兴等同志。课题组同志撰写出初

稿后,课题组组长进行了统稿、审校,朱少华、李书吾协助课题组组长对部分章节进行审改和调整。本书是课题组集体攻关的成果,也是课题组成员友谊的见证。

本书的逻辑思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休闲及其文化的理论解读入手,分析休闲活动及相应的文化在军事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对官兵全面发展的作用;然后,立足于当下我军官兵休闲生活现状,从价值观塑造、权益维护和启发主体自觉三个维度,提出了构建具有我军特色休闲文化并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的思路对策。课题研究注意了对文化学、社会学、管理学、军队政治工作学、法学等学科理论的运用,以期实现课题成果在科学性、指导性和创新性诸方面的有机统一。

军人有着军人的追求,军人自有军人的风采,军人的休闲也是如此。我们将努力揭开军人休闲及其文化的多彩篇章。

目 录

第一章 休闲文化的兴起及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1)
一、人类对休闲的认识过程	(2)
二、休闲文化兴起的时代背景	(12)
三、马克思主义的休闲理论	(21)
第二章 休闲及其文化的军事意义和对官兵全面发展的作用	(32)
一、休闲的社会及军事意义	(32)
二、休闲及其文化在军事生活中的地位	(48)
三、休闲及其文化与官兵的全面发展	(62)
第三章 新世纪官兵休闲生活及文化选择的考察	(78)
一、官兵休闲生活的基本状况及统计分析	(79)
二、官兵的休闲理念及时尚文化对官兵的影响	(94)
三、努力提升部队官兵休闲生活及文化选择水平	(107)
第四章 价值观塑造:当代军人休闲文化建构的核心	(114)
一、科学休闲价值观的内涵与功能	(115)
二、培育官兵科学休闲价值观的必要性	(127)
三、培育官兵科学休闲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137)

第五章 权益维护:当代军人休闲文化建构的杠杆	(153)
一、官兵闲暇权利的认同	(153)
二、官兵休闲文化活动的保障	(163)
三、官兵休闲质量的提升	(170)
第六章 主体自觉:当代军人休闲文化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的	
现实落点	(178)
一、多维视角下当代军人休闲文化主体自觉的解读	(179)
二、军队的休闲制约与官兵休闲动力的激发	(193)
三、我军休闲服务体系的构建	(201)
四、外军游憩服务做法的借鉴	(206)
结束语	(214)
参考文献	(215)

第一章 休闲文化的兴起及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机械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工作效能和工作效率不断提升,空闲时间不断增加,休闲从社会生活中凸现出来,不仅成为大众关心的一种幸福追求,而且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休闲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哲学意义。信息社会条件下的知识经济时代,也是“休闲时代”,休闲、娱乐、旅游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振兴着世界各国经济。“休闲研究的兴起,其实质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对现代人类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现状做某些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是试图通过对休闲与人生价值的思索,重新厘清人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促进人类的自省——未来的路如何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更多的意义是让我们学会思索——如何‘成为人’,成为快乐、自由,富有创造力和具有追求真、善、美能力的人。”^①给予休闲完整准确科学的阐释,已经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议程上。

^① 马惠娣:《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一、人类对休闲的认识过程

(一) 休闲的内涵及概念沿革

“休闲”,英文单词是“leisure”,由希腊单词“scholes”转化而来,意为休息、教育、发展之意,主要指“必要劳动之余的自我发展”。^①“休闲”作为一个合成词,虽然没有出现在古代汉语中,但作为单个词,在我国古代是有阐释的。《说文解字》解释:“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休是一个会意字,指“人倚木而休”。“闲,阑也,从门中有木”,即“门里有树”,多引申为思想纯洁、心神安宁。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休闲”意指“休息”或“过清闲生活”,也作“(可耕地)闲着,一季或一年不种作物”的解释。显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休闲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目前,学术界对休闲的内涵大体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休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词,至少需要从四种语境去考查,即时间(time)、活动(activity)、存在方式(state of existence)和心态(state of mind)。从这四种角度出发,给休闲下一个定义,就是如美国学者戈比所说:“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②

休闲与人类生活相伴而生。在远古时期,休闲多以娱乐的方式混杂在劳动中,此时的人类生产力极度低下,智力尚未开发,精神生活处于天真朴实的原始状态。这种休闲可称作是原始状态的休闲。当生产力水平提高并创造出空闲之后,休闲则多表现为思考,这些思考不仅调节了身心疲劳,而且蓄积并提高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能

① 马惠娣:《人类文化思想史中的休闲》,《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康箴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力。在思考中,人的知识有了积累,人的智力得到开发,娱乐也更为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得到拓展。以休闲为基础,休闲文化开始产生,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不断丰富多彩,人类的发展能力不断增加。正如罗素所说:“它培养了艺术,发现了科学;它著书立说,发明了各种哲学和纯化了社会关系……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会从野蛮状态中解脱出来。”^① 亚里士多德也说,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休闲不是单纯的娱乐,而是与哲学、教育等人类高级的精神性活动相关联的一种文化活动。这也是休闲的现代意义。

“人的差异在于闲暇”(爱因斯坦语),人类发展的差异也一样,对于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自由时间的支配,将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层次。马克思也认为,对于人类来说,空闲时间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从某种程度上说,休闲既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又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当生产力高度发达时,人类彻底摆脱了贫困,不用再为生存发愁时,强制性劳动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休闲占据人类活动的主体。劳动与休闲融合到一起,劳动具备更深的意义,成为人的自觉需求,成为提高人能力的手段,丰富的劳动造就丰富的人,自由的劳动造就自由的人,休闲的劳动造就休闲的人。这种休闲可称为未来意义的休闲,它是休闲的未来,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理想状态。

综上所述,从休闲的历史角度来看,可以将休闲划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状态的休闲、现代意义上的休闲和未来意义的休闲。休闲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此重要,以致罗素曾这样论断:“能否聪明地休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

^① [英]罗素:《悠闲颂》,李金波、蔡晓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二）休闲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

休闲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样式,要进一步把握其内涵,还必须从一些相关概念的明晰中了解。与休闲相关的概念有时间、自由、劳作、境界等,以这些概念为基本视角,可以更加明显地感受和体味休闲的含义。

空闲时间是休闲的必要条件。现代意义上的休闲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原始性娱乐活动,而是体验自由的代名词,因而它需要空闲时间,需要强制性劳动时间之外的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只有具备空闲时间,真正意义上的休闲才成为可能。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空闲时间的多少是衡量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据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哈勒于1972年出版的《世界的事实和趋势》一书所提供的资料,原始人一生中的闲暇时间仅占整个生命时间的16.6%;旧式农民一生中的闲暇时间占到22.9%,劳动时间占28.6%;发达的工业部门的工人一生中的闲暇时间占38.6%,劳动时间只占10.4%。可见,空闲时间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增多的。有了空闲时间,人才有机会进行娱乐、艺术、科学等活动,个人才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多样性生活,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实现自己的价值。

精神自由是休闲的本质。自由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质需求,是人类的本性。有了自由,人的精神才能健康存在。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①在他看来,自由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占有,对自己的目的的占有。休闲的本质在于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在自由的世界里,精神的无限可能性才能充分展开,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马尔库塞曾说:“人的解放并非物质层面的解放,经济学的解放并不等于哲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页。

学一文化的解放,理性的自由并不等于感性的幸福。人的解放的根本标志和现实途径,便是以艺术—文化为手段对心理—本能压抑的消除。”^①这里讲的“人的解放”,从本质上说,就是指精神的自由,而“艺术—文化手段”即是休闲的内容。可见休闲的终极追求,是精神的自由或人的解放。

主体意义是理解休闲的关键。“如果人们不能培养起对某种活动的兴趣,不能培养起对世界和寓于其中的生活的兴趣,那么,自由就将是空洞的。”^②休闲对于主体来说,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更纯洁体现主体的意义。“人通过休闲开始思考:生活和世界本身是有意义的。”^③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要求意义事情的多样性。意义的单一性,也会限制精神的自由。胡塞尔在谈到现代文化危机的原因时指出:“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科学世界在自己建构过程中,偷偷地取代并遗忘了生活世界,因此,要摆脱这场危机,就必须回归生活世界。”^④科学理性的单一意义,支撑不起整个人类精神世界,关注和赋予现实生活丰富的精神意义,才能构建起人类的精神世界。因此,人的活动的丰富性,通过主体意义的转接,也就成了精神自由的前提。休闲自由的旨趣,通过丰富生活的意义,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充分发展是休闲质量的尺度。休闲通过赋予社会活动以丰富的意义,丰富的意义活动必然表现为人的能力素质的提高,表现为人的充分发展。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充分发展是休闲质量的尺度。人只有充分发展了,才能享有充分的幸福。正如哲学家阿格妮

① [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8页。

② [美]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马惠娣、季斌、冯世梅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0页。

③ 同上,第281页。

④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58页。

斯·赫勒所说：“只有提升人类的文化精神，充分发挥人的各方面的潜能，人才能幸福。”^①可见，个人的充分发展是休闲内涵的应有之义。“如果休闲的障碍能够被减少到最小，人们就有可能成为他能够成为的人。座右铭‘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是秉承希腊传统的，这种传统就是：自觉、自我完善和增进全体人的福祉。”^②

（三）西方关于休闲的主要思想

西方的休闲思想发端于古希腊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物质上的满足、生活上的闲适，促使他们开始追问“认识自我”，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超越与洒脱，这种追求也正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开端。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既休闲地思考，同时也在思考着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休闲。哲学甚至被定义为“是制造和谐生活的相容性知识，这门自我提升的学科为我们提供了宁静和自由”。^③休闲与哲学的高度融合，是古希腊哲学家非常典型的特征，所以哲学家葛拉齐亚说：“休闲生活只属于希腊人。”^④可以说，希腊文化中的科学、哲学、教育、艺术、戏剧以及诗歌等每一个领域都充满了休闲的身影。其中集大成者要算亚里士多德，他首次把休闲与教育、幸福等联系起来加以系统研究，被人们称为休闲研究之父。在他看来，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天赋具有求取勤劳服务同时又愿获得安闲的优良本性，勤劳与闲暇的确都是必需的。如果休闲与劳作进行比较的话，休闲更为重要也更为基础。“我们多次说

①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60页。

② [美]托马斯·古德爾、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马惠娣、季斌、冯世梅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1页。

③ 同上，第4页。

④ 同上，第22页。

过,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这里需要再次强调,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假如两者都是必需的,那么闲暇也比劳作更为可取,并且是后者的目的。”^① 他还将休闲与勤劳相比,认为“闲暇比勤劳更高尚,而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致闲暇”,因为“闲暇自有其内在的愉快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勤劳只是获得闲暇的手段,闲暇与和平则是生活的最终目的,个人的幸福在于闲暇”。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可以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即使身处逆境,也能感受到自由和逍遥的心灵体验。可见,亚里士多德对于休闲的研究和认识,已经达到一种空灵的程度,休闲不仅是辛苦劳作的补充和调整,还是一种超脱的精神状态,使人能更从容地面对生活的困难。休闲不但是艺术、科学等高级劳动的前提,而且休闲本身就是意义和幸福,不仅对于个人来说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发展的中心。

严格意义上说,休闲思想发展成熟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主要代表人物有罗素、皮珀等。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原始积累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成了社会权力的中心,劳动者被转化成彻底的劳动工具,休闲完全被蔑视。于是,劳动完全成为异己的存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② 这种劳动使得人们的生存生活环境不断恶化,“即使把伦敦和新堡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③ 生活境况的恶化激起了劳动大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这种现实引起了众多哲学家、思想家的

①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研究和思考,于是休闲开始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并且得到了更丰富的发展,休闲从特定阶级走向了劳苦大众,并成为推进人类未来发展的希望和目标。

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思考休闲,其代表人物首推罗素。罗素认为,“做苦工是为了休闲,苦工是必要的,但本身只有成效,不会使人丰富和高尚;对照之下,闲暇包含所有增长人的道德、智性和精神生活的德性活动,是使人值得做下去的活动。”^① 休闲具备思考的力量,能够教我们“如何在不具有确定性的环境中使我们坚强地生活”。他进一步指出,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皮珀在考查休闲历史时,则发现休闲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基础。“传统根深蒂固的勤勉观念告诉我们,工作是神圣的,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必要生存手段,人类的文明乃是借大多数人的共同努力工作所造就出来的,工作只是手段,闲暇才是目的,有了闲暇,我们才能够完成更高层次的人生理想,也才能够创造更丰富完美的文化果实,因此,闲暇乃是文化的基础。”^② 皮珀还深刻阐明了休闲的三个特征:第一,休闲是一种理智的态度,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休闲意味着一种静观的、内在平静的、安宁的状态,不随着外在事物改变的相对稳定的状态;第二,休闲是一种敏锐的深思状态,是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这是灵魂的一种状态,“一种沉思式的庆典态度”,是人们内在肯定和满足的需要;第三,既然休闲是一种庆典,那么“它就和‘努力’直接相反,与作为社会职责的劳动的独特观念相对立”。^③

① [英]罗素:《西方的智慧》,崔人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② [德]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刘森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③ [美]托马斯·古德爾、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马惠娣、季斌、冯世梅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0页。

随着休闲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休闲与人的本质紧密相连,与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精神的永恒性”密切相关。休闲是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是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基本空间。休闲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创造、欣赏、建构的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是一种使人的精神在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体验的生活方式。休闲本身是一种文化精神体验,是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环境和谐融合的感觉,是人对社会性、生活意义、生命价值的享受。休闲本身就是意义,是一种文化底蕴,是通往信仰的大道,是人们精神的支撑。

(四) 中国休闲文化的主要思想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的休闲文化比西方休闲文化要早熟。相对于西方把休闲与劳作二分的思维模式,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儒道两家就牢固地树立了生命自觉与统一的思想,一直努力追求内心的超越,倡导生命的自由和自觉。以至于到后来的佛教禅宗,被演化为纯休闲思想,在人世生活中追求对生命的觉解和超越,并且特别推崇休闲与劳作的统一,在休闲中劳作,在劳作中休闲。

儒家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儒家认为,人伦和谐是人幸福的源泉。“仁”是最高的善和自由,是社会一切善行的原动力,《韩非子·解老篇》中提到:“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在追求“仁”的过程中,人伦最要紧,即“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天伦之乐是人世间的第一大快乐。如《孟子·尽心下》所说:“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孔子还从一家之亲之乐,演绎至整个社会,发展出一个以“仁”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体系。其次,儒家把“道”和“乐”直接连在一起,赋予日常生活以无限意义。在《论语》中,孔子“君子固穷”,但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内化为儒家所倡导的人的内在品质和非凡气质。乐不仅可以超越忧愁,延年益寿,所谓“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甚至可以超越生死,即“朝闻道,夕死可焉”。“子曰:学而时习之,不